

# 保育香港歷史象徵 思量中區政府山的未來

港府意欲清拆政府總部西座並改建商廈，惹起民間團體的不滿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攝



自去年9月特區政府宣佈把政府總部遷往金鐘添馬艦，拆卸中環政府合署西翼大樓，改建為樓高32層的甲級寫字樓、5層商場和停車場，蘊含政府權力象徵、歷史意義的地段忽然添上商業味道，環保團體紛表關注，當中包括政府山關注組，認為政府此舉破壞了原有的莊嚴，以至整體景觀和綠化環境，政府山淪為「地產山」。

「哪有國家會賣自己的政府山？」早前政府山關注組把2,000多個反對政府方案的市民簽名遞交到城規會，即使公眾諮詢期已過，該關注組召集人羅雅寧表示他們仍會收集市民簽名，遞交到城規會反映公眾保留政府山面貌的訴求。

文、攝：盧寶迪

中區政府合署在1950年代分三期興建，東座、中座及西座分別於1954、56、59年落成。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是《2009-10年施政報告》公布的「保育中環」的8個保育項目之一，合署內所有辦公室將於2011年年底遷往添馬艦新政府總部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上月發表財政預算案演辭時，就增加寫字樓供應時提及到中區政府合署西翼的重建。

## 不為商廈供應犧牲保育

「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啟用後，原中區政府合署中座及東座會轉作律政司的辦公室，而西座則拆卸重建為甲級寫字樓。我們會參考公眾諮詢收集得來的意見，稍後公布用地的設計、規劃和出售細則。此外，我們會繼續籌備將灣仔海旁三座政府辦公大樓的部門陸續搬離現址，騰出土地以增加甲級寫字樓供應。」

政府山可說是中環鬧市裡的寧靜一隅，除了有着綠化的功效，更重要的是它的歷史價值，改建為寫字樓無疑與原本面貌格格不入，貶低了所處位置在現時及歷史上的功能。政府山關注組由中西區關注組、公共專業聯盟、長春社等20個關注中區發展的團體組成。召集人羅雅寧坦言，即使減少地下商場面積，甚至只建一幢商業大廈，也表明會反對。「把一個文化保育和環境保護的議題，曲解為寫字樓供應的議題，保育與寫字樓供應不足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，不能混為一談。」她指政府山有其歷史象徵意義，實在不希望有關當局把這個重要地段賣給地產商作商業發展。

另一召集人黎廣德也表示政府在中環海濱、灣仔海旁及西九龍3區，早已預留960萬平方呎的寫字樓用地，所說的供應不足云云，難以自圓其說。「過去5年，勾地表上的寫字樓用地，從未有一幅被勾出拍賣，而政府更一直拒絕將一些已經劃作寫字樓的海旁「熟地」列入勾地表。」

## 致力全面保留歷史價值

將來政府山面貌會如何，結果還未揭曉，但站出来表達訴求總不能缺少。早前政府山關注組向城規會提出規劃申請，內容包括支持保育政府總部並維持其公共業權；支持政府總部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，並將其註釋為「文物專區」或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；支持政府總部的建築物限制於現有高度，即主平基準以上55米。用以保障西座不被重建或作商業用途，以免影響現有景觀及該區交通。

環保團體及專業人士籲保留政府山，畢竟當中的中區政府合署，代表了管治、權力的象徵所在，清拆部分建築重建為商業發展項目，無疑貶低了政府山整體的歷史價值。回顧昔日歷史，英人佔領香港，以中環作行政中心，在半山建政府總署及禮賓府，在管治及地理上都經過周詳考慮。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，內裡建築互相聯繫，即使西座的價值如《中區政府合署歷史及建築價值審評》裡所言：「西座雖為三座建築物中之最大，但在建築上卻被認為最平平無奇。這座建築物完全以實用為主，重混凝土構架窗格遍布其立面。」然而，西座所處位址及相關歷史卻甚為重要，從英國統治起一直成為政府部門所在地，這比建築物本身的建築特色具更大的意義，所以保留西座建築，能讓公眾行經該處及周邊的歷史古蹟如禮賓府及聖約翰座堂時，更能全面地了解該區發展的歷史。



政府山關注組籲保留政府合署西座，保育政府山。



政府山關注組召集人羅雅寧。



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。

## 舊中環格局顯規劃用心

政府山的選址，並非英國人佔領香港時隨便下決定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指選址經過精心考慮，從政府山以至皇后碼頭原址，以及毗鄰建築形成的格局可反映出來。1841年英國人佔領香港後，即把花園道、上亞厘畢道一帶劃為政府山，建立殖民地政府。總督府依山而建，居高臨下，既突顯權力象徵與管治地位，也可俯瞰中環一帶的景致，遠眺維多利亞港。「沿路可至附近的政府總署、聖約翰座堂及美利兵營，可見選址用心，反映英國人的管治與生活模式。」

自皇后碼頭到政府山，反映出那時的英式佈局經過精心規劃。「英國官員以至皇室成員來港，從皇后碼頭上岸，便看到廣場上的各尊皇室成員的塑像，遙見山上的總督府，倍添親切感。」丁新豹指當時中環商業與休閒的功能。「有法院、銀行、香港會、木球會，上山便是總督府、教堂和兵營，反映出整個城市的佈局。」

在皇后像廣場內的立法會不得不提，那裡原是昔日的最高法院。「這裡是重要的建築物，是權力的象徵。」沿上山方向走，不多遠便是終審法院，據丁新豹指，那裡前身為法國傳道會大樓，1949年後法國巴黎外傳道會因感難以在內地傳教，遂

於1953年把大樓售予港府，輾轉成為今天的終審法院。而終審法院旁邊便是炮台里。「那時九龍還未割讓給英國，有炮台守住維港及作為背後總督府的防衛。」炮台雖已拆掉，但街名仍能標示着當年的歷史。

## 政治宗教軍力互相連結

政府山上的重要歷史建築，必然是現時作為特首的官邸和辦公室的禮賓府，那裡亦是接待貴賓及舉行重要典禮的地方。禮賓府前身是總督府，在1855年建成，及後擴建添加東翼。丁新豹補充，禮賓府所處的上亞厘畢道，是以維多利亞女皇夫婿亞厘畢親王來命名。現時看到府邸的外貌，實屬日治時期修建而成。「用上了日式瓦頂和牆飾，成為香港一所具東洋建築風格的重要建築。」

毗鄰政府合署的聖約翰座堂於1849年落成，與法國傳道會大樓及美利炮台相鄰，成為政府及軍



政府山重要歷史建築：聖約翰座堂。

事建築群的一部分，亦是政府山一個重要地標，在座堂入口兩側還能看到港督戴維斯及般舍的徽章，進入座堂，在右邊第一排選特設專為港督和皇室成員而設的座椅，並以英皇室徽號為記，反映聖約翰座堂與政府的淵源甚深。

從政府山的佈局中所認識的，不單是殖民歷史，也可了解當時的規劃，有其重要的歷史價值。政府提出清拆中區政府合署西翼一事，無疑把各界目光落在政府山的保育事宜，激發大眾探究本地歷史，認識所處的地方，以及重新思考保育工作的方針、計劃和維護的價值。

政府山重要歷史建築：終審法院。

# 走入元朗新田村 嘆新界農業式微

隨着香港側重金融地產的發展，以及依賴內地及外國進口食物，香港農地備受忽視，小農經濟作業模式是否就此絕跡？面對本地未知型經濟之路，以及交通基礎的發展，農村居民如何應對求存？筆者早前走訪了元朗新田村，不但在那裡吃了一頓盆菜，也跟一些村代表聊天，深切體會新界農業的式微。

跟兩位村民文炳喜、文富穩交談，從他們分享元朗新田村的發展經過，認識了新界農村的作業模式的改變——本地農業的式微。文氏分別聚居在太和與粉嶺之間的泰亨村以及元朗新田，居港的歷史可追溯到明朝初期，而文氏新田開基祖世歌公則自明永樂年間，避軍役徙居新田鄉開基。文氏族人曾參與1899年的新界抗英戰爭，所以文氏與鄧、廖、侯和彭等族是早年港英政府認定的香港五大氏族。

77歲的文炳喜先生是文氏的第22世族人。他父親、祖父都是務農為生，他憶起以往生活時表示，以前農地都種稻，一年有兩造，一造在春天時分下苗，夏天收割，另一造是夏天下苗，秋天收割。內地解放後，有很多內地人移居香港，當中較多是潮州人。文氏將農地租給這些新移

民，但他們都不是以種稻為主，而是種菜，一年不只有兩造，有助提高收入。據文炳喜所說，這種轉變不只因外人移居香港。「畢竟農民生活很辛苦，收入也不多，把田租給別人，反而有更多收入，也可選擇到其他地方工作，無形中增加家庭的收入。」

文炳喜曾在1958年左右移民到英國，他說在50年代已有村民移民到外國。「一來因為他們是原居民，所以有『資格』成為英國公民。二來他們到外地工作，可以賺更多錢，而且安定下來之後，又可以申請家人到英國。」到了1997年，他才回到香港。不再耕種的文炳喜說他早已把農地賣給政府及財團，現時村中的農地只有約百分之十用來耕作，全都是種菜，另外約百分之四十是車場、貨櫃場、魚塘等，餘下的百分之五十已荒廢了。

村民生活方式轉變，村裡也多了外人入住。文炳喜指在50年代後，隨着時代發展，村民愈來愈有錢，也建了更多兩三層高的樓房。為了增加收入，村民會將空置的房屋租給外人居住，致使現在差不多一半居民都是外人。新田鄉事委員會主席兼元朗區會議員

的文富穩，生於50年代的他說在50、60年代，務農生活很艱難。「除了收入低，也會遇上旱災等問題，所以從50年代開始，我的祖父、父親等都已開始移民外國打工。」他說除了英國，也有村民會到德國等歐洲國家。因此，農地唯有租給其他人——主要是潮州人耕種。文富穩又說在92年後，要向城市規劃處申請，經批准後才可以改變土地用途，所以很多村民只好廢置了自己的農地，以求將來可改變土地用途。

## 農民不再務農的影響

本港農地減少迅速，據香港樂施會的資料，目前全港有798公頃農地，主要在新界，佔土地總面積的2%，分別種植蔬菜（316公頃）、果樹（280公頃）、花卉（180公頃）及糧食作物（22公頃），另外有約2,500個農場，而從事農業的人數由80年代的數萬人，下降到目前約4,900人，而有估計指現今仍活躍及有出售蔬菜的農友只約有500人。

香港農地受着內在及外在因素而不斷縮小。內在因素是村民，時代愈進步，他們也想有更多的收入，當他們發現將農地租

給其他人，既能收取租金，也可抽身到市區，甚至到外國打工謀生，便很順理成章不再視農作物為賴以維生的食物，而是將農地分租出去，農作物轉化成商品。農民不再是村民的「身份」，而是一種職業，村民不再務農，取而代之是新移民。

而外在原因則是都市化。新田村跟其他鄉村一樣，受着周邊地區發展所影響。80年代以來，政府開始發展新界西北部，影響新田村內的發展，當中明顯的例子就是青山公路及新田公路的落成，以及皇崗口岸及九鐵落馬洲支線的興建。文氏村落的地點位處元朗、上水之間，與深圳只是一水之隔。文氏村落附近都是綠化地帶，也是本港重要的濕地保護區。這些地區受到法律保護，不能發展其他用途，但保護區外的土地被劃作住宅及商業用途，政府計劃中的第五代新市鎮亦坐落在隔鄰的古洞、新田等有大型的發展工程，而交通基礎的發展已經大大增加了新田附近的交通



昔日新田村蔬菜合作社。



新田村之近貌。

流量，綠化地區正在減少，這種環境上的改變是催化新田村內在改變的動力及壓力。其實從新田村中不只看到本港農業作業模式的轉變，也能了解城鄉關係的相互影響。

文：曾家輝